



在历史的激流中

刘英回忆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在历史的激流中

——刘英回忆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北京

在历史的激流中

——刘英回忆录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6.25张 110千字

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023-542-4/K·520

定 价：4.50元



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主席台上。

江泽
吴



1936年10月刘英(右)
和红军女战友在一起。左起：
陈琮英、蔡畅、夏明。



刘英与张闻天，1939年春于延安枣园。



上图为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成员 1942 年 9 月 16 日在神府彩林谷子地边合影。左起：雍文涛、曾彦修、尚明、刘英、马洪、张闻天、薛光军、许大远、徐羽。



刘英 1947 年于佳木斯，时任中共合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张闻天(前排左三)、刘英(前排左四)与中苏两国电影艺术家合影,1951年10月于莫斯科。前排左二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于伶。

三人商定：三人所
存款，死后交给子女，作为
二人最后所交差费。

张、刘 1976年4月。

刘英手迹：一九七六年四月张闻天病危时
刘英按两人商定所写的字据。



刘英与张闻天，1976年早春于无锡梅园。



1987年6月16日下午，为创设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王震同志在寓所邀请部分在京老同志举行座谈会，会后留影。前排左起：王光美、章蕴、帅孟奇、王震、刘英、陈琮英、薛明；后排左起：邹靖华、郝治平、朱仲丽、林月琴、浦安修、王季青。



1987年6月30日在中央档案馆鉴定长征途中会议
记录等革命历史档案。



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同志九十诞辰座谈
会上。右起:刘英、宋平、李鹏。

目 录

决不认命	1
我的家庭	1
为弟弟陪读	3
争到正式读书的权利	5
走进一片新天地	8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1
新的生命从此开始	11
在学生运动中锤炼	13
在省总工会的日日夜夜	15
血腥的“马日事变”	17
冒险找组织	19
转入地下	22
向党中央汇报	24
痛失亲人	26
留学莫斯科	30
进入“劳大”	30
卷入斗争	33
在“清党”中	35

国际无线电学校	37
在红色的国土上	39
奔赴红都瑞金	39
到少共中央局工作	42
从巡视员到宣传部长	46
于都扩红	47
毛主席帮我做动员	50
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53
“特别任务”	53
夜过于都河	56
艰难的行军	58
拨开了乌云	60
二占遵义以后	64
调任中央队秘书长	66
走路与打仗的争论	70
到了两河口	74
在毛儿盖	78
七天七夜	81
脱险	83
找到了落脚点	84
在大变动的年代里	87
兵分两路	87
“远方”来人了	90
确定新策略	93
东征决心不动摇	94

另一条战线	97
改变对蒋介石的方针	99
战胜死神	101
成立青救会	102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	105
迎接新阶段	109
延安生活的回忆	113
回延安	113
看望毛主席	116
蓝家坪	118
批评教条主义以后	120
陕北、晋西北调查	123
出发归来后	126
总结历史经验	128
参加“七大”	130
为了建设巩固的战略后方	133
从延安到哈尔滨	133
找到了陈云同志	135
宁安蹲点	136
在合江省委	137
指导剿匪斗争	139
顶住“扫堂子”风	141
保护民族工商业	143
一切经过调查研究	146

身处逆境的岁月	149
从庐山下来	150
我受株连	153
“不能闲着！”	155
并不宁静的“学者”	157
关注集市贸易	161
疾风劲草	162
“遣送”肇庆	168
“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170
历史终将证明.....	172
泪洒江南	173
党的温暖	175
后 记	178

决 不 认 命

记得小时候，我常常缠着母亲，要她帮助我，让我能和哥哥弟弟们一样去上学，得到读书的权利。母亲在万般无奈时，总是叹息道：这就是命，女人的命。我不信，我决不认这个“女人的命”！经过奋斗、苦学，我终于和男孩子们一样上学读书，而且取得了优秀成绩。也由此，我得到了进入革命队伍的机遇。

我 的 家 庭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四日我出生在湖南长沙东乡一百里金井镇的一个封建家庭。当时已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家人靠祖父死后分到的五百担田（每年收入租谷五百担）生活，日子比较富裕。但好景不长，我出生后没有几年，我们家就走下坡路了。

我们家住的房子很大，是周围有名的所谓“谈经书屋”。听说我们家祖辈都是读书、做官之人，是道地的书香门第。我父亲是一个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生活悠闲懒散，思想迂阔、守旧。他清末中

过举人，旧学底子很厚，八股文做得不错，还写得一手好字。早先，他到湖北应试，湖北的一个知府很赏识他的文章，就把自己最小的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我的母亲。本来，他可以谋个官职，不巧碰上我的祖母去世，丁忧三年，错过了机会。辛亥革命后，彻底打破了他做官的美梦，他深感怀才不遇，因而迁怒于时势。他特别恨孙中山先生，贬薄地直呼之为“孙大炮”。他经常无名地发牢骚，对一切新事物都看不惯，就是死死守住旧的封建传统的一套。

幸而我还有个知书达礼、善良开明的母亲。她生在官宦人家，读了好多书，人也聪明能干。但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三从四德的封建戒律束缚了她，使她象所有的女人那样，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无法自立。在家靠她父亲养活，一切听命于父亲。结婚以后，又要靠丈夫养活，侍候丈夫，生儿育女。我想妈妈真可惜，我不能象妈妈这样一辈子束缚在家庭里，我要自立。

要自立就要读书，这个道理，是在我渐渐长大以后接受了姐姐的教训才明白的。姐姐比我大六岁，是个心气比较高的女孩子。她很喜欢读书，家里请塾师教哥哥他们读四书五经，她便悄悄地跟着学。后来好不容易进乡下的隐居职业学校文科班读了两年书。这时父亲作主，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姓朱的地主家的少爷。于是，父亲便不让她再上学，要她在家“待嫁”。不久，这个少爷患了严重的肺病，便要我姐姐去冲喜，就把姐姐送过去了。不到一年，姐夫去世，姐姐便成了寡妇。可怜当时我姐姐才二十一岁。姐姐心里一直抑郁不欢，常常对我诉说不读书的痛苦，鼓励我

努力争取读书。她说：“女孩子只有读书谋个职业，才能自立。”姐姐的悲惨命运，姐姐的话语，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为弟弟陪读

我看着三个哥哥，一个个都上学读书，挺神气、挺有学问似的，很羡慕。然而父亲还常常生气，说他们不用功、没出息，甚至动手打他们。有时父亲气得脸发紫、手发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无力再打他们了，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语：“养不教，父之过，苟不教，性乃迁啊。”我想这是父亲非常非常痛心的表现。每当这时，全家人静悄悄的，连大气都不出。我暗暗下决心，我上学读书一定刻苦用功，不让父亲生气。

然而，父亲压根儿就没有想让我去读书。我长到了七、八岁，父亲没有说让我去读书，长到十岁了，也不提让我读书的事。我再也耐不住了，一次次地去求母亲。母亲经不住我七磨八缠，硬着头皮去问父亲。没想到父亲一句话就把母亲噎了回去：“女娃儿，读的么子书？再说，家里哪有许多闲钱？”

父亲说的话里有一点是实情，我们家的经济确实日趋困难了。在我七岁以后，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相继出世，大哥、二哥都结婚娶妻且接连生育了子女。几个哥哥都在念书，没有一个能赚钱的，家庭人口又逐年增加，光靠田地的收入就逐渐不敷支出了。加之连年军阀混战，兵荒马